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鑑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沒有一朵雪花 會找不到家

張鴻雁

會被多少人愛
又會被多少人記起
從來都不是雪的疑問

每一次的綻放
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每一次的降臨
都是最深情的自己

對大地的深深親吻
都是對一粒種子的召喚
這一份清純之心

已足以征服天下
足以讓萬里江山臣服

以一身素衣
為新的黎明鋪好宣紙
如果試探到
掌紋裡的溫度
就悄然逝去
不阻礙河流的行程
不考慮自己會在哪裡

已經特赦了所有的過往
露出了時光
不輕易披露的微笑
深冬的雲朵總想重置美麗
成山河與萬物
都白頭到老

從來沒有哪一朵雪花
會找不到歸宿的家
在哪裡落地
就在那裡讓
春風生根發芽

與樹為鄰

楊鈞

舊居鬧市中，樓前砌土為埂，樓下桂花樹，埂上排列香樟與合歡。尤其是那合歡，枝葉繁茂，伸展開來，佔據半棟樓。

身居六樓頂推窗，我喜歡打量它們。梅雨初始，俯望樓下，幾乎要被粉紅合歡花與綠葉覆蓋。有舉傘鄰居行走，樹影裡，花葉間，忽隱忽現。

雨水細碎，腳步不緊不慢。
抽閒下午，看雨，也是等鏡頭裡合歡樹下走過的花傘。像雨窗後斑駁色彩，明淨于青綠間，有抹潤日亮色游動。
想起近期，熱讀起的文字，乾淨不染浮塵。

決定遷往城邊，近于湖，擇一地而漸老，最後徘徊兩棟戶型相同的宅樓。
其中一戶，行到半坡，樓側濃蔭小路。樓前小道圍著草坪，只見一棵樸樹生長，也許空闊，枝幹任意舒展，配著裝點幾塊假山石，像盆景。
繞樓走一圈，多半草木環繞。潤楠、香樟、楓香、桂樹、樂樹、冬青，還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鬱鬱蔥蔥。相比後排那棟樓前少樹，有了第一好感。
上九樓，進房間，走進朝南臥室，隔窗俯望，忽然發現樓腳邊生長一棵烏柏。轉去陽台，換個角度打量。與她隔著小道體態豐腴的樂樹相比，烏柏顯得瘦削，枝幹卻輕盈。

目視中，那一刻就喜歡上了。她也仰

視，顧盼生輝，怔怔著。忽然身後中介姑娘問起，先生你中意這套房麼？
我目光依舊落在樹上。只念叨，喜歡，喜歡這戶，選了。

經常從烏柏樹下走，或石凳小坐，抬眼望去，像是對話。
不過還是喜歡隔著距離打量她。枝幹形體，多姿柔和。不像近在樹下，仰望中，只見枝杈朝天，頗有些高冷。

秋將盡，便心念著過江，去徽州府地上與宏村為鄰的塔川。塔川村落裡聚著烏柏，霜後大片葉紅映著綠野，在朝霧中猶如幻境。很是填飽鏡頭。
去年去皖西南，扎進大別山裡，漫山疊翠，綠濃得化不開。車在深山行，一轉彎，忽然跳出大片烏柏林，心一亮，感覺深秋色彩更生動起來。

生在樓腳獨一棵烏柏，在眾木之間頗有些小資。不像鄰樹挺拔高大，或者華冠遮天蔽日。烏柏細腰身，瘦枝幹，隨著時節變著色彩。

那日半躺飄窗軟墊上，翻書，忽讀到宋人林逋的《水亭秋日偶成》，詩中寫道「巾子峰頭烏白樹，微霜未落已先紅。憑欄高看復下看，半在石池波影中。」隔窗望烏柏，亦如詩中寫。

近日，冬已漸深，飛鳥時來，或停于枝頭。不及寒風起，柏葉紛紛落盡，樹骨黑枝，留下烏柏籽，白如粒，遠望，形若白梅點點。想起陸游《北坡》所寫。「前村烏柏熟，疑是早梅花。」

八十多年前一個冬天，郁達夫曾在《江南的冬景》這般寫道，「江南的地質豐腴而潤澤，所以含得住熱氣，養得住植物；因而

還可登堂入室，如果你不那麼靦腆，還有些風情的話，拉開窗簾便可枕一席月光而眠。

這一方小小的院子，如為乾淨整潔，全部水泥硬化，便了無生趣了。應該有些泥土的留白，生長些花草樹木作為點綴。

花，買些盆栽也是可以的，不需刻意撒種。但也許就是在院子的邊角，會自然生出株株的驚喜，和那些蔓延的草，作為蟲兒棲息的樂園。如此，便有了花香和蟲鳴。

院子裡樹木是不能少的，石榴樹和棗樹是標配，有顆槐樹更好，可做葡萄樹的籐架。再植幾株竹子于牆角，讓它自然地生發。如此，在月光下便可得樹影婆娑，竹影扶疏了。

這樣，院子便有了靈魂似的。在每一個飯余的夜晚，在院子裡地你可徘徊吟詠、可無語獨坐。

長江一帶，蘆花可以到冬至而不敗，紅時也有時候會保持住三個月以上的生命。像錢塘江兩岸的烏桕樹，則紅葉落後，還有雪白的柏子著在枝頭，一點一叢，用照相機照將出來，可以亂梅花之真。」

這日近晚，烏桕樹下路燈初亮，微黃背景下，那些幾近亂梅花之真的烏桕籽，在我相機裡映有歸家的身影，點點白，綽約中不僅有樹，還有熟悉的人。

幾棵樂樹生，隔著小路與烏桕相應。夏末秋初，金黃小花鋪滿樹冠，入秋後，紅色蒴果與鮮黃色秋色葉交相輝映。花艷似碎金，一簇簇沉浸在綠色之上，分外耀眼。

日子裡，推窗見蒼山，有若湖邊屏障。茫茫綠色中，樂葉金黃點綴山林。鄰家說。樂花生果，桂香也就近了。今年香桂遲開，留在十月裡，圍樓夜歸，沁香襲人，不能拒絕中。

冬日寒起，一日晨風大作。相機鏡頭中，烏桕彩葉凌亂，畫面中頗似油彩。登高樓，風有湖浪聲，再望樸樹，婆娑中長袖善舞，忽然一刻，使出全身力氣，抖盡滿身葉，往空中猛地拋灑開來，忽而草坪一地橙紅。極盡輝煌。

走到樓下觀望，只見陰霾天空下，樸樹褪盡華裝，灰青裸枝，空餘蕭瑟。似是深冬余時，經歷一場鳳凰涅槃。

這年，與樹呼吸，和樹為鄰。看它枝繁葉茂。花開花落。看它枝葉散盡，藏納歸隱。

歲月裡芸芸眾生，像樹一樣生長，喧嘩與沉寂，歡樂與憂傷。樹可年年輪迴，眾生不成，浮生有限，終是時空裡匆匆過客。

風清月朗，可掃拂蒙塵的心靈，覆一層月光，得一片清白與寧靜。

樹影婆娑，搖碎一地斑斕，生活的明暗掩映其間；那麼竹影扶疏，便可修剪人生的不足了。而花香蟲鳴，蕪雜的生活中，這是不能丟掉的哪怕是極細小的情愫。

有方小小的院子，便可作孩子們童趣的天堂。而不是每天窩在樓房癡迷著手機和電視。

如果有心，一方小小的院子足可作孩子們自然和人文的啟蒙。

悶在樓房裡的我，想念我曾經擁有的那方小小的院子。不知如何向孩子們描述月光和月光下那動人的夜景。

而沒有了院子的農家，還能稱為農家嗎？

陳秋旭逝世

菲華媽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會員陳秋旭宗老先生(原籍福建晉江大宅倒橋鄉)亦即宗親陳談霖、韋霖、泳霖賢昆玉令尊，不幸于二〇二二年元月七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壽終於OUR LADY OF LOURDES HOSPITAL醫院，享壽七十四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礙以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簡，於是日下午六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柏材丁母憂

菲華媽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名譽委員陳柏材宗長令慈，陳府蔡金錠老夫人（原籍晉江安海），不幸於二〇二二年元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三時四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潤一百零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因疫情期間，飾終事宜從簡，不設靈堂，擇訂於元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堂，骨灰另擇吉日安放普濟禪寺。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施嘉欣丁憂

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會督導委員施嘉欣學長令尊施養獅（原籍山蘇）老伯父，不幸於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壽終World Citi Medical Center醫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由於時逢疫情嚴重非常時期，不再另設靈堂弔唁，簡辦後事！靈體已於一月十一日下午茶毗！骨灰另擇日奉安於華藏寺。

本會聞耗，經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特此哀告於全體校友！以表哀思，而盡同窗之誼。

蔡加富丁憂

菲律賓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商會訊:本會蔡理事加富鄉賢令尊蔡奕橋老先生（原籍晉江市金井鎮坑獅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下午十時五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於一月十日下午二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靈骸另擇日期，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深表哀悼，鑑於疫情期間，飾終事宜從簡，謹藉報端，向其家屬表示慰唁，節哀順變。

施養獅逝世

和記訊：僑商施養獅老先生（原籍晉江市金井鎮山蘇村）亦即僑商施嘉欣、珊瑚賢昆玉令尊，於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凌晨零時五十分壽終於WORLD CITY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礙於商情嚴峻，飾終事宜從簡，於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另擇吉日奉骸安位於華藏寺。

王志泉逝世

西岑同鄉會訊：本會王決策委員志泉鄉賢，不幸於二〇二二年元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礙於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簡。靈體於元月十三日上午七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訃告

陳李秀華 (晉江羅山) 逝世於一月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莊曾秀春 逝世於一月七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1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三日
吳許腰治 (石獅湖邊) 逝世於一月十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	王邱雪霞 (晉江五福) 逝世於一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姚麗珠 逝世於一月六日 一月九日於計順市亞重頓殯儀館火化 一月六日至十四日七點假線上舉行九天NEVENA彌撒	王文園 (金坑東星三落) 逝世於一月九日 出殯日期另訂